

“孔家爸爸”教子之嚴，在眾鄰之上。孔家住板房走廊最東頭，在與鄰居之間，用板條橫豎一釘，門前走廊一席地，便與房間連成一片，歸為己有。外人雖不能隨意進出，但透過縫隙，里面情景歷歷可見。

每到傍晚，從廠里下班回來，一開門鎖，“孔家爸爸”便在走廊中的迎光處，移過小矮方桌，放下小凳，隨之，插開煤爐，邊做着晚飯，邊候着小兒孔大龍放學歸來。

這天，他移好桌凳，直起身，恰跟我照面，他屈指，點點桌子，沖我一笑：“嘿，你看看，老子為小子。”說完，無奈地搖搖頭。

“得多于失嘛。”我附和說。

“就是就是啊。”他重重地點點頭，極為稱道：“以後啊，沒本事啊？就是沒飯吃。小小孩子啊，一點點事都不懂，大人話當放屁，你急死都沒用。不打啊？不服……大龍！朝家跑！”他突然挺直脖子，向屋外猛喊一聲。

大龍拖着步，一進家門，把書包一丟，噘起嘴，咕嚕着說：“放學了，玩一玩嘛。”

“孔家爸爸”抽出一段竹皮條，捏在手里，抖了抖。

“好好好。”大龍“撲通”坐下，從書包里抽出課本，一翻，便搖頭晃腦，唧唧啊啊地念起來了。

“孔家爸爸”丟下竹皮條，拍拍手，瞥了我一眼。

大龍念着，聲音愈來愈弱，漸漸地只哼了，一看，只見他默張着流涎的嘴，睜着眼，愣愣地盯着屋外空場上，一群孩子正分成“中美”兩國，各居一隅，互相追逐着。

“嗯，嗯？”“孔家爸爸”抓起竹皮條，朝兒子屁股，這麼輕輕一抽。

“哎呀哎呀，哎呀，噴噴，就看一看嘛。”

“看你是打不服啊？”竹皮條，被高舉到頭頂。

“好好好，唉，看一看也不行……小白兔掉過頭來，往森林里跑啊，跑啊……跑……啊……爸爸，這個字，嗯……怎么念啦？”

“孔家爸爸”湊近一看：“這個字，這個……這都不會念？”

“怎么念啦？”

“這個……明天問老師去。”

“講一下不就行了？幹嗎還要等到明天啦？”

“不跟你講，越講越懶。”

“爸爸不懂得不說。”

“孔家爸爸”眼一睜，漲着臉，說：“爸爸不懂？

祝賀冰凌先生從事幽默小說創作 50 周年(1972 年——2022 年) 經典回顧系列：

“孔家爸爸”

爸爸會不懂……你也太夠噲了吧？啊？坐好，坐直！你怎么跟你爸爸比？啊？你怎么不想想？你爸爸像你這個年紀在干什么？啊？飯都吃不上啊！你以為什麼？家里五、六個弟妹，全這麼點點小，你爸爸抱着，背着，哄着，想讀書？想死命！每天天不亮……”

大龍翻了一眼：“噴，又來了又來了，天天講天天講，煩不煩啦？”

“什麼？煩？跟你小子就要天天講，讓你知道你爸爸小時候的苦，你小子倒好，命好，把你投胎投到今天，吃不愁，穿不愁，家里事不要你干，你還不好好讀啊？你想干什么？考不及格，你以為開玩笑？當臨時工？有你當？上山！……不去？不去當小流氓去？穿喇叭褲，逛蕩蕩蕩，小子，現在國家政策變啦！”說着，“孔家爸爸”泡了杯牛奶，往桌上一擱：“喝！營養都叫你喝了，你喝了也要爭氣啊？”

大龍一撇嘴：“喝喝喝，我還不愛喝呢。”

“不愛喝？由不得你，你小子病倒了，還想老子給你送醫院啊？想喝喝完做功課，功課不做完想吃飯？哼，我簡直服了你。”竹皮條，又被高舉起，抽着桌沿，“噼噼”響。

大龍嘴巴一鼓，咕嚕咕嚕。

“說什麼？”又問。

“誰說什麼啊？沒有沒有。”大龍斜了一眼。

“哼，不服？對你小子就要高標準，嚴要求。做！”

“孔家爸爸”便是這樣嚴以教子，天天如此。但實在不知何故，兒子竟不很爭氣，功課門門在及格上下，而且偏下居多。這叫他氣惱，先怪兒子不爭氣，後怨老師不盡職，後之後，則深感自己言傳有餘，身教不足，也應擔起一小部分責任。此後，他手把手地教子，履行起父親與“教師”的雙重職責來。

他坐在桌子的側邊，與兒子形成正角，然後，戴上一百度老光鏡，點着課本，教道：“這題，一個牛欄，有三頭牛，三頭啊？這里，一共有，有三個牛欄，那麼他問，問你總共合起來，統統包在里頭有幾頭？……有幾頭？說啊？”

“有……”大龍歪着頭想。

“這都不懂？你小子喝牛奶就厲害，一大杯，一口，下肚了，問你幾頭牛就傻啦？再聽着，比方說，”“孔家爸爸”用指甲劃着桌面說：“爸爸廠里，玻璃車間，有三個工人，這里，再一個車間是特燈車間，也是三個工人，這里呢，又是一個車間，是日



光燈車間，也是三個工人，這樣，玻璃，特燈，日光燈，總共有多少工人？多少工人？你說。”

大龍歪着頭，轉着眼珠，眉毛皺一皺，想。

“懂了沒？這樣這樣了，還不懂？你也太笨啦！”

“孔家爸爸”手往竹皮條方向摸。

大龍眼一斜，“嗖”地起身，上前一把按住爸爸的手：“爸爸手不要動嘛，我懂了，我懂了……”

“孔家爸爸”撤回手，問：“多少？”

“8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“7？……”

“7？”

“那……6？是不是？……”

“趙”

趙：“老錢，你聽說了嗎？大保跟他媳婦干上啦，還打了他媳婦一巴掌……前天晚上，大保下班回到家，一看門鎖着，心里這火就上來了。乾脆門也不開了，向隔壁小杜家借了把躺椅，往門口一躺，等她媳婦回來。也巧，他媳婦那天科里忙得結賬，遲了半個鐘頭才回來，見大保躺在門口，也不吭氣，開門煮飯去了。等把飯煮好弄好，這大保還躺着不動，他媳婦上來叫他吃飯，大保眼睛一斜，問他媳婦：‘幾點啦？你還顧不顧這個家啊？’他媳婦說：‘你回來不煮飯不要緊，你先把煤爐打開旺旺火啊。’話還沒說完，大保就跳起來了，指着她媳婦罵說：‘你他媽的還敢頂撞老子？剛當個芝麻大的副科長，就抖起來啦？’罵着罵着，大保照着他媳婦臉上就是一巴掌，然後，把飯碗全摔出門外，氣得他媳婦跑到廠長辦公室去哭鼻子，可大保還不罷休，沖到廠長辦公室去，廖廠長批評他幾句，他又跟廖廠長干上了，這個大保……”

“錢”

錢：“孫猴子，來，幫老錢搓搓背，有你聽的……今天說的題目叫《漂亮姐陸官不認親夫，黃大保難忍痛揍嬌妻》，怎麼樣？搓重點，打點香皂……話說漂亮姐，芳名劉露，年方三十有五，雖青春已過成少婦，仍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，是咱們廠頭號大美人。她美就美在那雙大眼，讓你瞄上一眼，那雙大眼就鑽到你心肝里去，叫你下輩子都忘不了。前不久，這漂亮姐還是車間里一個統計員，可經常往廠部跑跑，送送統計表，這三來四去，那張臉蛋，被咱們廖廠長看上了，大筆一揮，提陸為財務科副科長。這女人嘛，靠的就是相貌，相貌是女人的本錢，這是真理，古今中外，都是如此。閒話少說，言歸正傳。這漂亮姐升了官後，就神抖起來啦！哪還把黃大保擺在眼里，家務事全推給了黃大保，一天到晚都泡在廠里，常常夜裏才回來，動不動還對黃大保擺科長威風。黃大保也是個堂堂五尺漢子，氣血方剛，忍住了一回兩回，怎么也忍不住第三回啊！終於，拍案怒起——黃大保難忍痛揍嬌妻。

話說那天夜里，夜深人靜，天黑如墨，伸開巴掌，不見五指。黃大保倒在家門口的躺椅上，左等右等，不見漂亮姐回來，心里正悶着火呢。正在這時候，遠處黑暗里，傳來了皮鞋敲打水泥地的響聲，慢慢由遠而近，漂亮姐兒晃悠悠、晃悠悠地回家來了。只見她精神飽滿，毫無倦意，櫻桃小

祝賀冰凌先生從事幽默小說創作 50 周年(1972 年——2022 年) 經典回顧系列：

“趙錢孫李”

冰凌 作于 1985 年 9 月 16 日

嘴里還輕輕哼着流行歌曲。黃大保強忍心中火，躺着沒動。漂亮姐一進房門，就哇哇哇哇嚷上了，什麼煤爐不打開啊，飯不煮啊，你閑躺着，還要我當科長的伺候你啊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臉蛋，你配嗎？黃大保氣得七竅生煙，十孔冒血，一個鯉魚打挺翻身，沖上前去，揮起巨掌，照着漂亮姐，左右開弓，“啪啪”兩巴掌，打得漂亮姐如門板似地仰天倒地，兩邊白嫩的腮幫上印上了兩塊血紅的掌印。

黃大保還不解氣，飛起鐵腳，踢翻飯桌，屋里的東西，見一樣，摔一樣。好一個黃大保，到底抖盡了大丈夫的威風！漂亮姐哭天嚎地，披頭散發奪門跑了。黃大保指着她的背影說：‘你野去吧，你

住廖廠長的腿，死活不肯走。廖廠長雙手叉腰，對黃大保說：‘大保同志，你給我住手！’‘住手？’黃大保瞪着廖廠長：‘她是我老婆，不是公家財產，要打要罵隨我的便，用不着你來教訓我，今天，我就當着你的面，管教管教你。’廖廠長說：‘你敢動手？’黃大保說：‘我不敢啊？我他媽的連你一起管管教教。’話音剛落，黃大保揮起巨掌……欲知詳情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”

“孫”

孫：“哥們哥們，特大爆炸情況！簡直是特大爆炸情況！咱們廠頭號大美人——漂亮姐，就是那個、那個新提的財務科長劉露，被她丈夫黃大保揍啦！揍得慘啦！那個慘啦，嘖嘖，簡直慘得……不能看啊！躺在床上，三天沒能起來。黃大保那小子這回可算是真發狠啦，家里的東西全摔了！大彩電、三用機，見一樣，摔一樣，全摔得稀巴爛……不信？我說半句假話，是他媽的小王八，繞地球爬一圈……還不信啊？你可以找錢鐵嘴對證，我姓孫的什麼時候吹過牛？……干嘛揍她？野啊！這漂亮姐當了官以後，天天晚上不回家，你想，攤上這麼個‘出口花瓶’誰受得了？你受得了？只要你老婆不回家一次，你就要跳樓，你信不信？……看看，老李，你這時候嘴硬，什麼時候，我把你那位勾出來一晚上試試，嘿，嘿……好好，閒話少說，閒話少說……說正傳的，那天晚上，天黑得啊，透頂！到了下半夜，漂亮姐還沒回來。黃大保躺不住了，抓了把電筒，到廠里去找漂亮姐了。

找了十幾遍啊，都沒找到漂亮姐，就在這時候……哎，有茶嗎？倒一杯……誰賣關子啊？就在這時候，啊，就在這時候！你們猜怎麼着？黃大保看見廖廠長辦公室還亮着燈，黃大保爬到窗臺上往里看，窗簾拉着，什麼也看不見。他摸進辦公樓里，輕手輕腳走到廖廠長辦公室前，往門縫里一看，嗨！就這一看，把黃大保氣得肝都爆炸啦！辦公室里，只有漂亮姐跟廖廠長在里面……干什么？一男一女，深更半夜，關在房間里，還能幹什麼？黃大保砸開門沖進去，抓起漂亮姐就揍，揍得那漂亮姐躺在地板上亂滾啊！廖廠長傻愣了半天才醒過來，往黃大保面前一攔，說：‘黃大保同志，你給我住手，你再動她一根毫毛，我扣了你的全年獎金！’黃大保說：‘我讓你扣，我先要你的小命。’說完，黃大保抓起廖廠長就揍，揍得廖廠長啊，也夠慘的，看見沒看見，最近廖廠長到那

“6？你怎么……”
“那，那9……”
“孔家爸爸”攤掌一拍桌沿：“對了嘛，三個三，一加，九嘛，簡單得要命，這樣的題你都不會做？那你還會做什么？來，這題，二加二乘三。”
大龍在算術本上列出式子，
“哎，看書！看書啊，二加二乘三，你一加一乘不就完了？”
“先乘除後加減嘛。”
“別複雜化，順序來。”
“人家老師講的嘛。”
“別嚇唬人，我懂。”
“反正錯了我不管了。”

“什麼？你說什麼？做！”
大龍鼓着嘴脣，扳指算算，按爸爸所教，寫上，二加二，四，四乘三，四三——十二。

第二天，作業發回，照例，“孔家爸爸”一頁一頁，細細地檢查。猛地，他眼一豎，“叭”地將作業簿朝桌上一摔，屈着食指，敲點桌子。

“這這，怎么回事？啊？怎么回事你說啊？怎么又錯啦？你小子怎么還這麼笨啊？”

大龍小嘴一鼓，鼻子一酸：“爸爸自己教的嘛。”

“爸爸教你要錯啊？”

“我說，我說，是這樣，爸爸說，是那樣，還不是？”

“噢，你小子平時不好好讀書，還嘴硬？爸爸錯，爸爸會錯？你小子也太夠那個了吧？啊？”

“還不是？還想懶？”

“什麼？說什麼？你還不服？”

“孔家爸爸”一把抓起竹皮條。

大龍閉嘴了，但小嘴卻鼓鼓的，充氣似的，眼睛垂視着，斜視一眼，又斜視一眼，再閉一眼。

“叭”。一抽。

“啊呀！”

“叭”，又一抽，“叭叭叭”，連連抽之。

“啊呀呀！人家痛不痛啦？”

“痛？我問你服不服，服了沒？服了沒？”

“叭叭叭”，連連抽之。

“啊呀！服啦！服啦！”

“才知道服啊？”

……

里去啦？……出差？見你的鬼吧，躲到‘沙家浜’養傷去啦！”

“李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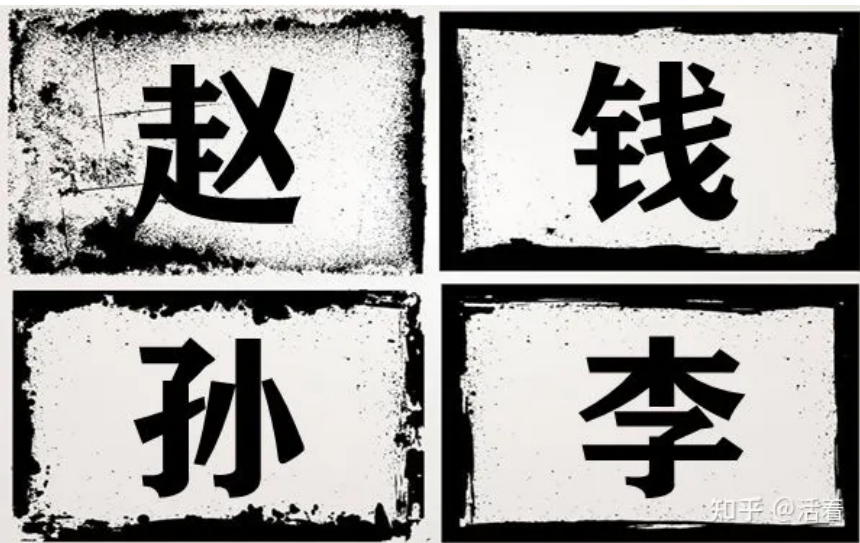
李：“哎，睡啦？……告訴你，廖廠長跟劉露搞上啦，深更半夜，兩人關在辦公室里睡覺，被劉露丈夫抓住啦……誰說的？廠里到處在傳啊……劉露不是那種人？還胡扯？嘿，嘿，瞧你還不信。兩個早就搞上啦，要不然劉露怎么當上副科長？……憑真本事？廠里真本事的人多啦，怎么單輪到她呢？……”



作者簡介

冰凌，本名姜衛民，旅美幽默小說家。祖籍江蘇海門。1956年生於上海，1965年隨家遷往福州。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畢業。曾任《法制瞭望》雜誌編輯部主任。1994年旅居美國。現任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會長、紐約商務傳媒集團董事長、紐約商務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、國際作家書局總編輯、《紐約商務》雜誌社社長、《文化中華》雜誌社社長、《國際美術》雜誌社社長、海外華文媒體協會榮譽主席、杭州冰凌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董事長、福州大學客座教授、浙江工商大學杭州商學院人文學院名譽院長、兼職教授、福建中醫藥大學客座教授、河北美術學院終身教授、浙江中華文化學院客座教授、陽光學院客座教授等。1972年開始小說創作，主要從事幽默小說創作與研究，出版《冰凌幽默小說選》《冰凌自選集》《冰凌幽默藝術論》《冰凌文集》等著作。

社長：冰凌
總編輯：欣聞
副總編輯：白玥 程挺松
本期責編：白玥 程挺松



有種，你不要回這個家。’話是這麼說，可過了兩三個鐘頭，還不見漂亮姐回來，黃大保心里也有點兒發麻了，心想她會不會去尋死啊？黃大保披上衣服鎖上門，打着電筒找去了。他先到小花園池塘轉一圈，沒發現漂亮姐。又到小樹林里彎了彎，也不見吊鬼。他直奔廠里去了，在廠里繞了幾圈，還不見人影。黃大保便走進廠部辦公樓。整座辦公樓燈熄火，沒人沒影，只有廠長辦公室閃着這麼一點點豆光。

黃大保滅掉電筒，貼着牆根，蹣手蹣腳，循光而去。他貼着門縫，往里一瞧，就這一瞧，黃大保氣得肝炸肺裂，只見漂亮姐在廖廠長跟前，噁噁咕咕說着什麼……哎，我說孫猴子啊，耳朵聽着，手不要停啊，你不搓下三兩泥垢來，不夠付說書費啊……話說黃大保，一把拉開門，沖上前去，像抓小雞似的，抓起漂亮姐就往外拖，嚇得漂亮姐抱